

## 【彪郊】人生自是有情痴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3704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37040>.

Rating:	<a href="#">Teen And Up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a> , <a href="#">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彪郊 - Fandom</a> , <a href="#">封神</a>
Relationship:	<a href="#">彪郊, 殷郊右向 - Relationship</a>
Character:	<a href="#">殷郊</a> , <a href="#">崇应彪</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彪郊 - Freeform</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2 of <a href="#">郊郊草莓脆甜甜好好吃</a>
Stats:	Published: 2023-08-30 Words: 10,455 Chapters: 1/1

## 【彪郊】人生自是有情痴

by [payphone0529](#)

### Summary

来撒一些狗血，私设崇应彪死后执念不灭，拜入截教，死而复生化鬼化魔，他存于世间的唯一执念是——殷郊。

1.

殷郊，我要看着你死。

铜斧沾了清水才更利索，一下砍掉头颅，断口切面整齐，鲜血喷溅出也不会使斧刃生锈。

崇应彪站在戮刑台下，除刽子手以外离殷郊最近的地方。

押殷郊出地牢前，他仔细为殷郊整理勉强蔽体的囚衣，遮住蜜色肌肤上斑斑暧昧的红痕，抬手拍了拍眼前憔悴不减俊美的容颜，崇应彪习惯性翘起唇角，漫不经意道：“殷郊，我要看着你死。”

深色眼眸将这一刻的殷郊映入脑海，藏入心中，用最深情的眼神、轻佻的神色、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一个身怀恋慕之人绝不会说的残忍话语。

他要亲眼看所爱之人去死。

牢中的另一人，殷郊似乎并未听见崇应彪的话，他瞟了眼锁住手腕的锁链，挪动重铐加身的双腿迈出一步，感觉有什么顺着大腿内侧蜿蜒而下，身体顿了顿，随后继续一步一步朝地牢外走。

行至牢门，他望了眼天，铅灰色的云，耳边恶虎嘶吼，隐约能听见飞鸟悲泣。

父王要杀我。

殷郊漫无目的地想。

铁索沉重贴紧地面，拖动间激起碎石，跟随血色的脚印，在朝歌这片诡谲的土地上刻下殷商年轻玄鸟最后的印记。

姬发应该能带西伯侯逃出去吧，毕竟将要砍头的是殷商太子，父王已下令全城观斩，届时城门守卫松懈……坐上囚车，殷郊垂下眼，乱发遮掩浮现的微笑，颇有几分如释重负的心安。

他笑起来脸上会出现酒窝，比酿了蜜还甜。

骑在马上亦步亦趋跟紧囚车防止有人劫囚的崇应彪微微弯腰，想看殷郊脸上绝望生动的表情。该死！他暗暗啐了一口。长发掩住殷郊的侧脸，他看不见。

妈的。胸腔有团火正在熊熊燃烧，崇应彪差点一把捏断手下剑柄。

连死都没勾起殷郊一星半点回应，昨晚无论他用尽何种手段折磨逼殷郊出声，甚至差点抠出他的眼珠子，殷郊宁愿瞎都不愿看他一眼。

殷郊，你快去死吧。崇应彪心里骂了殷郊无数次，转头看了眼背对他靠坐囚笼的人。要死了都是这幅王孙矜贵的模样，不肯给他一个眼神，哪怕一句痛痛快快的咒骂。不愧是太子殿下，当真傲慢。明明要砍头的是殷郊，崇应彪却错觉自己早已死在殷郊剑下一回。哪一刻他死了？哦，殷郊斥他恶心之时。好狠的心肠，你那些虚伪的怜悯。倒有些羡慕苏全孝了，他死了，至少有你为他流泪。

如果死的是我的话？

不，崇应彪飞快否定这个念头，他清楚，殷郊根本不会为他落泪。

殷郊那么仁善心软，偏偏有些地方又像极了他那个龙德殿上高高在上的冷血父亲，冷酷起来是一把扎心的利刃。

他看不起崇应彪，刀尖就对准崇应彪，让人在这把利刃下体无完肤。

殷郊不在乎的，崇应彪趋之若鹜，不是同路人，八年了，终究走不到一路。

殷郊，你当初就不该来招惹我。就让来自北地的质子做条被亲人抛弃的野狗，缩在阴暗的角落，不见天日。

殷郊，见识过温暖的人害怕重归长夜，你拉我出来又撒手推回去……崇应彪皱眉，看了看天色，暖阳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天也暗了么。

2.

崇应彪脸上沾着不知谁的血，饿狼一样呲着牙一步步登上戮刑台。

谁杀了殷郊，谁就是未来的天下共主。殷寿的话让周围观斩的人震惊又着魔地趋之若鹜。热衷追求权位的崇应彪从未如现在这般冷静。去他娘的大商王位，他只要殷郊死！崇应彪一颗心空得难受，笑容反比以往多了几分真心实意，既然老天要给他机会亲手处决殷郊，何乐而不为。

持剑的手需要殷商王室的热血浇淋，鬼侯剑刃嗡鸣作响，为自己即将砍断主人的脖颈哀泣。

“我很羡慕你……你是天之骄子，而我，只是仰望骄阳皎月的野狗。”没有回应，崇应彪仿

佛就是个惹人发笑的丑角，殷郊稍微抬了下眼皮，表情连厌恶也不屑去露。

他听出崇应彪话中意有所指，只是不愿去细想。脑海中总会不自主回溯地牢中低沉的噪音怨鬼般在耳际呢喃重复难懂的话。缠绵的低喘犹在耳际，湿热朦胧的视线，崇应彪下颌的汗一滴滴落在自己惊喘起伏的胸膛上。好恶心，他留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好恶心。

被牙齿咬伤的无名指很痛，殷郊胃里翻涌，禁锢在刑架上的身体很想离崇应彪远一点。

他的厌恶崇应彪看在眼里，一如既往，殷郊根本不屑他的温情。

也对，只会对月咆哮的野狗哪会有温情。

高悬天上的皎月，看不见也不会怜悯缩在角落的恶犬。可终有一日，恶犬会从悬崖扑上高空，咧开嗜血的恶齿一口把皎月拽下来，去捏开皎月的齿关，掠夺鲜嫩的唇舌，让皎月只能透过缝隙去看笼外的余辉，困在阴暗处受火棍炙烤磋磨。

崇应彪不合时宜想起初入质子营时，殷寿对刚开始学剑的殷郊和质子们训话：他们都是手持杀伐之刃的战士，即便是死也不能放下手中的剑。

崇应彪欣赏眼前人这颗美丽的头颅，思考剑锋该从何处下去才好，握剑的手出乎意料干燥且平稳，提剑的动作对他而言轻而易举。

哪怕他曾经远远站在殷郊身后，目光穿过重重人影，无数次想丢下手中的剑，只为了能拨开人群，冲上前牵住那人的手，将那人勒进怀里，融入骨血中。

可笑，我居然会愿意为了他放下剑。崇应彪嘲笑自己荒唐不切实际的想法，于他而言，扔下剑如同放弃努力许久终于伸手可得的权利。

故而对殷郊说了最后一句话：“殷郊，你还可以求我。”

“……”

“呵。”崇应彪勾了勾唇，早料到如此，他倏地转身，一把捏住殷郊的下颌用力逼迫他张嘴，自己恶狠狠覆上去，却被利齿咬破舌头，流了满嘴的血。

殷郊干呕不止，他厌恶崇应彪的一切，便是死，也丝毫不愿沾上。

仇恨瞬间侵蚀理智，或许崇应彪这时才终于清醒过来，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清脆的响声，殷郊被打得一下撇过头去，嘴角鲜血直流。崇应彪气喘吁吁瞥了眼发烫的手心，原来这些年所有的痛苦和不忿混合在一起会浓重到无以复加。

殷郊只恨殷寿，即使崇应彪打了他一巴掌，百般折辱他这落难将死的太子，这个人都不配存在于他眼中，更别提心里。

没有爱，没有恨，只是不配罢了。

若你连恨我都不屑，那留你有何用？

手起剑落，亲眼得见美丽的头颅骨碌滚落，崇应彪如释重负仰起头，喷溅的鲜血溅染上大半张脸，有些甚至沿着脸部轮廓滑落嘴角，浸入口中。

原来心爱之人的血，是灼喉的。

3.

专为处决废太子搭建的戮刑台下有一恶魂，旁人看不见，大商新任国师申公豹看得一清二

楚。

恶魂身穿沾满泥浆的胄袍，颈间赫然有一道深而长的皮肉外露的剑伤。

那恶魂终日徘徊不去，天明藏于阴影，天暗则出现，不顾一仰头就会裂开冒黑血的脖子，痴痴望向戮刑台顶。

申公豹掐指一算，算得恶魂在找人，苦于困在戮刑台下，不得脱身。

国师一挥拂尘，黑烟在恶魂眼前化成人形，国师狰狞似豺的脸挂上和善的假笑，郑重朝徘徊的恶魂一礼。

“北伯侯。”

恶魂浑浑噩噩，过了会儿才回过眼，“你……是谁？”恶魂生前是被一剑割喉而死，筋脉气管全断，说话听起来像破碎漏了气的鼓。

“贫道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我……是谁？”恶魂思索皱眉，迟迟记不起自己是谁，他下意识抬头去望戮刑台顶，伤口处冒出的黑血落满衣襟。

申公豹见此明了，封神榜现世，所有离世之人皆入封神榜，再无亡魂留存世间漂泊。恶魂不去，可见自身执念之重，竟能力扛封神榜。

正好，教中禁术炼魂中缺一恶魂，龙德殿上踩头一仇他可大慈大悲既往不咎，恶魂既徘徊不去，当可做祭品一试。

申公豹手捏法诀，高深莫测道：“北伯侯即不知自己是谁，不如随贫道去，你在找人，贫道或可相助一二”

恶魂疑惑，过了会儿迟疑开口：“你真能帮我找到殷郊？”

“千真万确。”

“……如何寻法？”

“北伯侯对殷郊太子一往情深，自当亲自去寻。贫道师门助你稳定魂体，不受日月所限，往来无拘，仙神不惧。”

恶鬼抛开后半句，对申公豹所说前半句有异。

“你说我对殷郊用情至深？”

“当然。”

恶鬼用手划开胸膛，往下透过森森白骨看见自己不会跳动的心脏。

此处撕心裂肺，竟不是因为恨？

4.

闻仲太师还朝，率王师征讨谋逆西岐，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

西岐陷入绝境之际得昆仑山仙人相助，两军展开激战，先锋魔家兄弟当先败下阵来。

三头六臂，面如蓝靛，发似朱砂的巨人挥手甩开魔礼海，一手落魂钟高举，只闻钟声低

沉，前来援护的魔礼青霎时脚步不稳，山一样的身形摇摇晃晃，竟然就此落入巨人手中。

申公豹中军观战，诧异西岐是何时有了如此厉害的帮手，连忙掐指一算，野兽毛发般乱张的双眉猛地耸动，双眼微眯。

“莫非是……”话音未落，蓝面红发的巨人第三双手臂一张，掌心光华闪现，唤出一对流光溢彩的双剑。

申公豹大呼不妙，这雌雄双剑剑锋劈下，魔礼海、魔礼青岂有命在，他口念咒诀，黑色拂尘在半空划出一张黑气中暗流猩红的符咒。随着符咒成型开始吸收战场上的怨憎之气，一副铁索锁住的黑棺飞出，七星钉镇住的棺盖被一掌从内劈碎，露出包裹在黑骨魔焰中的恶煞。

漆黑中暗流猩红的符咒随着咒诀催动飞速融入恶煞紧皱的眉心，密密麻麻的咒文爬上年轻英俊的面庞，紧闭的双目豁然睁开，眼白狰狞黑色的血丝，只见浑浊死气的眸中流露冰冷怨憎的杀意。

“去！”申公豹大喝一声，恶煞高大的身形化作黑雾，席卷巨人与魔家兄弟混战之处。

战场一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西岐大军不曾见过如此怪异场面，即使身披重甲，顷刻之间依旧觉得似有阴寒憎孽之气侵体。跟在巨人身后的西岐士兵冷得握不住兵器，脸色发青，有人冻断了手臂，哀嚎四起。

巨人本欲了结魔家兄弟性命，身后万千将士性命遭胁，不得已收剑回撤，法相金光大盛抵挡侵袭阴气。这阵神秘的黑雾似乎只是为了救下魔家兄弟，目的达成即刻携魔家兄弟退回商朝大军之中。

巨人回身遥望翻滚的黑雾在惧怕的人群中回缩成一个成年男人的身影，那人身上黑色的法袍定睛一看竟是由诅咒阴毒苏生铭文所化。原来不是妖人，是一只十万冤孽缠身的恶煞。

巨人望来时，恶煞似有所感，稍稍回头瞟了眼刚刚救下数千将士的巨人。

恶煞浑浊的双瞳一缩，僵硬的嘴角勾起笑纹，观之极是轻蔑。

巨人狐疑，收回法相，化回人身，雪白法袍在风中烈烈。

此一战互有胜负，无论西岐或是殷商皆有高人相助，两边就此收拢回营，僵持不下，谁也不先出兵。

姬发看出殷郊自上次从战场下来后一直一副心事沉沉的模样，连哪吒和雷震子都看出来了。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军中饮食粗糙，没什么好吃的，就提了壶酒找到避开众人独处的殷郊。

“你这些天怎么了，老是心神不宁的？”姬发故作轻松地道。看到殷郊脖颈上的伤疤眼神还是暗了一瞬，未免殷郊察觉反过来安慰他，姬发很快收敛心神，将酒递给了默不作声的殷郊。

“没什么。”殷郊摇摇头，接过酒壶却不喝，低头想了一会儿，终于还是问：“复生以来，我忘记了许多过往，昔日相识之人多记不清了，你可认识一名叫崇应彪之人？”

姬发拧眉，不明白殷郊怎么忽然有此一言。即便殷郊已经死而复生，此时人就在眼前，自己也手刃仇敌，提起崇应彪，他仍能感觉到自己当时亲眼看崇应彪砍下殷郊头颅的愤恨。

“他早死了。”姬发不愿正面回答，只想赶快结束这个话题。

“可我看见了他……”殷郊一句话令场面变得扑朔，注视姬发逐渐凝重的神色，他认真点点头，确定道：“那天在战场上，我看到一个人，你也见过，就是那团黑雾所化……其实我不认识他，不，应该是不记得他，可我脑海里莫名有个声音一直在说……那人是崇应彪。”

姬发听后沉吟，放在膝上的手紧握成拳，“崇应彪乃我亲手所杀，这点绝不会错。”

“除非……”

殷郊既然能死而复生，崇应彪也未尝不可。

只是他一副不人不鬼的样子，究竟是何人所为？目的，又是为何？

5.

那日出现在战场上的蓝面赤发的巨人，经过打听，确定是死而复生的废太子殷郊。

军报传回朝歌，王上震怒。

“逆子，竟敢反我！”殷寿一掌掀翻重逾百斤的桌案，广袖甩动来回踱步。

“国师。”

“臣在。”申公豹急忙上前。

殷寿本就天生神力，身为天下共主，自有殷商历代先王庇佑，今又得妲己千年修为起死回生，不同以往。便是修行千年的申公豹亦不敢触怒于他。

“可有良策，除掉那逆子。”他既然能杀那孽畜一回，自然就能杀他第二回。‘死于血亲之手’的谶言犹在耳际，这一次定要将殷郊挫骨扬灰，魂飞魄散。

申公豹为难，若殷郊仅仅只是一介凡人，尚可轻易杀之。可他拜入阐教广成子门下，修得三头六臂之法相，又得九仙山桃园洞诸多法器，镇洞之宝。

他手中方天画戟可攻可防，雌雄双剑锐不可当，更遑论身怀落魄钟和翻天印两件至宝，劈山碎石，夺魂摄魄翻手可得。饶是殷商军中截教能人异士众多，也不敢说有谁定能胜过殷郊。

想要除他谈何容易？

不过，他毕竟是殷商太子，殷寿唯一的儿子。

申公豹眼珠一转，已有计策。

“大王，血浓于水，太子是遭奸人欺瞒才反我大商，请大王垂怜太子，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

申公豹不说怎么除掉殷郊，反而劝殷寿宽容，气得殷寿厉目怒视，就差下阶来一脚踹飞申公豹。

可他看申公豹面上奸笑，心知绝不简单，耐下性子问：“国师此言何意？”

“望大王给臣一个机会，臣愿为大王劝太子回心转意，父子团聚。”言罢，右手出现一个红漆木盒，打开盒盖，里面放着一枚鲜红丹丸。

“大王，臣斗胆，请您舍下一滴王血。”

殷寿双目微眯，用余光危险地瞥了申公豹一眼，不多言，利落抽出王剑割开食指，滴了几

滴血在鲜红丹丸上。

沾染了殷商王血的丹丸开始散发奇异的丹香，不一会儿，丹丸向两边裂开，孵出一块指甲大小的类似虫形的符篆。

申公豹奉上此物谄媚道：“此乃鬼灵天骨，又名困魂咒，死人用之，可保尸身万年不腐。活人用之则神魂受控，听之任之。”

殷寿沉默注视鬼灵天骨，半晌忽地发出一抹怪笑，申公豹亦恭敬手捧木盒桀桀低笑。君臣二人的笑声在龙德殿里回荡，久久不散。

6.

夜色寂静，铠甲铿锵，除了披甲锐士提灯巡营，西岐大营里静悄悄的。

一处营帐内，殷郊辗转反侧，脖子上早已愈合的伤口泛着一股独属于鬼侯剑的刺骨冷意，复生以来，他日复一日做着噩梦，太子寝殿外、摘星阁上、宗庙里……殷郊光洁的额上汗珠遍布，手指攥紧寝被，剧烈颤动的睫毛似乎随时会醒。

清音幽雅，婉转潺潺，深受噩梦所困的青年渐渐平静下来，松开了双手，朝营帐门口翻了个身。

他犹处睡梦中，神思经过细腻的琴音抚慰后多了两分清明，察觉到不对劲，军中少乐，何来琴声？

殷郊掀开眼帘，深瞳中锐利一闪而过，可当他看清眼前一幕时，瞳孔骤然一缩，脸上露出几分难以置信的神色。

窗外飘进的花瓣轻轻附着在他斜飞的眉宇与墨色的鬓发间，殷郊起身，不敢透过窗向外看，站在殿门前踌躇，迟疑时，殿门却自动敞开了。

清色宫装的端丽妇人正坐在盛开的梨树下抚琴，无意中抬眸，一眼望见站在殿门前惊愕不已的孩子，摠弦的指尖一顿，招手温声轻唤：“郊儿。”

“母、母亲？！”行动远比思量更快，月白寝袍盈着倾洒的月光，宽大的袍袖翩跹如翼，殷郊一头扎进姜王后怀里，眼泪沾湿了母亲的衣裳。

他不记得许多人，混乱无章的记忆里，唯有母亲和……的脸最清晰。他依稀还能闻见母亲身上凝神静气的香气，指尖温柔触碰他的眉心，可母亲已经不在……

！！！！

殷郊霍然抬头，“不，你不是母亲，你到底是谁？”他想要推开姜王后，恍然发现自己的力气不知何时变得连三岁孩童都不如，姜王后拉着他的手，引他坐到琴台前，像幼时那样教他抚琴。

殷郊侧头看向姜王后，母亲轻轻垂下眼，掩去眸中柔光，嘴角笑容清浅，带着无尽的宠溺。

脑后不明所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铮——”殷郊手指一颤，琴声戛然而止，“母亲，我……”他嘴唇嗫嚅，局促不安，昏昏沉沉已分辨不了眼前的女人究竟是不是他的母亲。

温热的手掌覆上他棱角分明的侧脸，姜王后拇指摩挲着儿子浓丽精致的容颜。

“傻孩子，母亲怎会生你的气。”

殷郊脸上绽开笑，露出两个勾了蜜的酒窝，感觉从未有过的开心。从小到大，他做错事，只有母亲会担心他有没有受伤，而父亲只会……殷郊偎依在姜王后怀中，发现一只大手搭上王后瘦弱的肩头，顺着手掌的方向望去，殷郊一怔，本能要去找剑，把母亲护在身后。

而那人的动作令殷郊整个人呆住，他感觉那人宽厚的手掌先是在他脑袋上揉了揉，然后揪揪他的鼻尖，之后手臂一揽，将自己同母亲一齐揽入怀中。

这时殷郊才发现，自己变成了幼童模样。

殷寿也曾试图当个好父亲。心里深藏的野心还未完全泯灭人性，虽常年征战在外，依旧有空就来陪陪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和妻子一同教小小的殷郊抚琴，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殷郊太小记不住琴谱，肉肉的脸颊苦恼皱成一团十分可爱。夫妻二人各执孩子的一只手各弹曲调，直把娃娃逗得睫毛挂上泪珠，小嘴一撇就快哭出来。

这时，殷寿便会将妻子和孩子拥入怀中，轻轻挠着殷郊柔软的下巴。殷郊年纪太小，哪里受得住痒，笑得直打嗝，笑累了就枕在母亲的膝上，小手塞进父亲掌心中安然入睡。

所以母亲惨死，身为人子却为父所不容都是假的吗？他没有长大，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场不愉快的梦。

母亲会保护他的，父亲也会保护他和母亲的。

殷郊熟睡中不自觉地用脸蹭了蹭姜王后的膝头，脖颈上传来刺骨的冷意惊醒了他。

朦胧睁眼，发现自己趴在琴案上睡着了，雪白的梨花纷纷落下，四周空无一人。

他起身，注意到远处有一团浓郁雾气，隐约可以看见一个绰约人影，不会认错，是母亲。

“母亲，不要抛下我。”殷郊伸手去抓姜王后的衣袖，手指接触到的只有一股冰冷的寒意。

他微微张嘴，齿关都在因为委屈而发颤。

母亲在责怪他。

“郊儿，你为何要助反贼姬昌父子反你父王？”

“不是，郊儿是想为母亲讨回公道。”殷郊极力摇头辩解，姜王后却直接打断他的话，“郊儿，你受奸贼欺瞒，姬昌父子要你与父王血亲相残，你万不可助桀为虐呀。”

“母亲……”殷郊还待相劝，脑内突来一阵眩晕，他摇了摇头，意识越来越不清。

“郊儿，回到你父王身边。”姜王后的人影说完，转身飘然离去，殷郊想追赶，眼前景象瞬间变作漫天飞雪。

“母亲！”殷郊一身寝衣单薄，明明修行日久，体内法力运转却如泥牛入海，无法御寒。

他环紧双臂在积雪深重的雪山中行走，母亲的身影越来越远，天上雪花纷纷扬扬，落满了发丝，冻僵了眼睫。他感觉不到身体一星半点的温度，淹没小腿的雪逐渐没至头顶，殷郊无助伸手，希望有人能救他。

模糊不清的意识断断续续，眼皮重逾千斤，就在殷郊即将陷入昏迷时，突然，一只手死死拽住他。

漆黑飘着一股血腥味的液体浸透厚雪往下，身穿黑袍的人徒手将殷郊从深埋的雪地中挖出来。



殷郊被大雪埋得背过气去，无论怎么都接不上气，那人只能捧起殷郊无法消退伤痕的脖颈，低下头。

殷郊冷得发抖，他的牙关变得很软，一双冰冷的薄唇紧贴他的唇，舌尖一撬便开。简单的唇齿相依，黑袍人本意是为他渡气，应该很快离开。可黑袍人迷醉了一般，用牙轻咬着殷郊的下唇，舌尖挑起勾过敏感的上颚，纷扬的雪花不经意飘到殷郊脸上，被喷洒的呼吸很快融化成水露。黑袍人捧住殷郊后颈的手逐渐上移插入长发，冰冷的唇变得滚烫，他覆上去夺去殷郊好不容易缓过来的全部呼吸，若不是天边传来一声咳嗽，殷郊极有可能被他吻到窒息。

黑袍人不悦地扫了一眼远处没有化形的黑烟，啧了一声道：“碍事。”

“贫道可听到了。”黑烟扭曲搅动，申公豹道：“西岐那伙人里有不少昆仑山派来的，十方须弥境虽妙，也得小心谨慎，如今太子既已落入我等手中，事不宜迟，当尽快返回朝歌向大王复命。”

黑袍人冷冷道：“你知道我此行的目的。”

申公豹提醒道：“当然，不过贫道想北伯侯清楚，鬼灵天骨乃大王用血催化而成，受制于大王……”申公豹没有把话说完，崇应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殷郊如今受鬼灵天骨操控，就算崇应彪如今已算不得凡人，可他想要的，只有殷寿准允，才会有。

一如此前，他永远都是居于权力下的质子，即使登上北伯侯之位，仍旧是一条栓了项圈的恶犬。

7.

殷郊摘星阁上谋逆刺杀君父，襄助反贼对抗王师，实乃罪孽深重。然商王仁慈为怀，殷郊是他与先王后唯一的孩子，且曾为大商披甲执锐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幸得北伯侯劝说，殷郊迷途知返，商王准他返朝，一切罪责既往不咎，下令复其太子储君之位，在龙德殿上大排筵宴，君臣同乐。

前来赴宴的文武百官惴惴，坐在大王左下首的殷商太子，明眼人都瞧得出他同以往不同。纹绣饕餮纹的华服金领遮掩不住修长颈项上鲜明可见的伤痕，整整一圈，当初前往戮刑台观斩的官员可看得一清二楚，殷郊分明被崇应彪一剑砍下头颅。

提到崇应彪，目光小心翼翼朝左侧第二位的北伯侯瞄了一眼，有些胆小谨慎的立马缩回脖子。都传崇应彪死在姬发手上，落入黄河，尸首遭河内鱼类啃食，片骨不存。然而，他如今好端端坐在那饮酒，偶尔挽起袖子，露出的精壮手臂上布满黑色铭文。大商崇信祭祀，即使看不懂那些铭文是何寓意，也大致能判断出是阴毒诅咒之语。

跟殷郊一样，这也是自朝歌动乱之后，崇应彪首次出现在人前。据说国师随闻太师征讨西岐时，军中运了一副遍布禁制的黑棺，后来黑棺消失，北伯侯重现，不禁让人怀疑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在座的人不敢多想，一面举杯歌颂殷寿，一面悄悄观察安静坐在案前宛如人偶的太子，以及似恶鬼重返人间的北伯侯。

殷寿清楚，崇应彪和殷郊一样，都是死过一次的人，至于如何复生，申公豹道：“北伯侯执念深重，拜入我截教门下，研修秘法，今得功成。”

所谓秘法，是将不入封神榜的魂魄投入炼魂鼎，与十万恶鬼重新熔炼而成为厉魔，非人非

鬼，由憎孽阴气维持形神不灭，凶煞异常。

“哦？这么个怪物，倘若不受控制，该如何处置？”殷寿绝不相信崇应彪以憎孽复生，是为了向他尽忠。

申公豹道：“大王无需忧虑，经过炼魂鼎熔炼重塑的厉魔，表面无异，实则周身时时受烈火灼烧，他若起反心，立刻就会遭烈火吞噬，神魂俱灭。”

殷寿听后大笑，抚掌道：“如此，倒是本王多虑了，北伯侯忠心为国，定要嘉奖。来人，宣。”

.....

崇应彪来到鹿台的汤泉，垂地沾湿的纱幔挡住视线，挡不去女子娇媚的笑。他化成人形，恭敬跪下道：“大王。”

三声击掌，侍女拉开纱幔，崇应彪低垂着头，目不斜视。

“本王已知你的忠心，你在战场上力挽狂澜救下魔家兄弟，劝回殷郊，于情于理，都该重赏。”殷寿朝趴在池边的妲己使了个眼色，后者披上湿漉漉的红纱，款款曼步到重重帘幕后，挽着锁链牵出一人。

来人踉踉跄跄，游魂一般，妲己挽着锁住他脖子的链子，像拴一条路都走不稳的小狗。她将他推入温暖的池水中，探出鲜红的舌尖在略微泛紫的薄唇上舔了一口，接着牵他游到崇应彪面前。

“给。”绝色美人无所顾忌站起身，长长的湿发盖住莹润的身躯，将锁链递给了崇应彪。

崇应彪接过，可他依旧低着头，妲己游到来人身后，将那人的下颚慢慢托了起来。

“你不看看他吗？”妲己问。

崇应彪终于抬头，眼前与他四目相对的，是殷郊。

殷郊神情木讷，他虽然浑身湿透，却似毫无知觉，不悲不喜，像庙中一尊快要破碎的神像。

“他有一副极好的皮囊，不是吗？”妲己娇媚的脸贴上殷郊俊美的脸侧，嗓音轻柔暧昧，美人与美人相贴，何等令人血脉贲张之景。

崇应彪已非人，自然不会轻易受狐妖蛊惑。他走下台阶，下到汤池，一手拨开妲己，后者不高兴，但还是乖乖回到殷寿身边。

殷寿端着苏护头骨做的酒樽，搭在池沿的食指轻抬，殷郊无神的眸子瞳孔微微收缩，逐渐恢复神采。

他侧坐在崇应彪怀里，懵懂呆滞的眼神，嘴里含含糊糊好似含了一块不化的糖：“你是谁？”

“我是崇应彪。”

“崇应彪？”殷郊困惑皱眉，想不起来，“是谁？”

崇应彪笑他表现得像个一无所知的傻子，看来申公豹说他砍头后记忆出现混乱，果真没错。是以他恶劣地翘起嘴角，缓慢而恶毒地道：“就是砍了你头的人。”说着，一根手指从殷郊脖子上的伤痕上滑过。

殷郊眼里流露出凄惶可怜，但口中说出的话却比崇应彪还要恶毒万倍。

“你杀了我，可我不恨你。”殷郊笑了开。

“为何？”深邃的眼眸，略微泛紫的薄唇，漂亮的唇形天生带笑。其实崇应彪喜欢看殷郊笑，无论是自信的、温柔的、甚至微微泛着苦意的。以为化魔的自己早已心如止水，没想到有一天还会被同样的人勾动心弦。

殷郊道：“你我此前一定相识，可我的心说它不在乎你，既然不在乎，又怎会生恨？”

殷寿大笑，殷郊不愧是他亲儿子，起码在绝情方面，同他如出一辙。

崇应彪一下子噎住，脸色难看。妈的，居然还有比时刻忍受烈火焚身之苦更疼的。他暴躁地以吻封住殷郊的口，不许再提。

殷郊的手顺从搭在他的肩上，浓黑长发飘浮在池水上，仰脸张开嘴接受崇应彪的掠夺，时不时给予生涩的回应。父亲下令他必须满足崇应彪所有要求，他是父亲的儿子，他不会抗命。

看戏般看着吻得难分难舍的两人，殷寿目的达成，他需要两枚好用顺手的棋子，如同当年他创立质子营那样。

殷郊和崇应彪，再合适不过。

只不过崇应彪野心勃勃，欲求无尽，不过这恰恰也是他的弱点。即便现在这幅不人不鬼的模样，也改变不了。

他想要殷郊，从见到殷郊第一眼就想。殷寿正是利用他这种心理挑起他与质子营里其他人的矛盾，使他身处其中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情感得不到弥补的空虚渐成扭曲，自然就会向极端迈去。

而殷郊，是殷寿故意抛出去的诱饵，一块争相抢夺的肉，是战利品。

要让那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互相厮杀，直至遍体鳞伤，等打断了所有的利爪獠牙，殷寿将以主导者的姿态莅临，恩赐他们——

“崇应彪，殷郊现在……是属于你的。”

## 8.星坠

对于商王而言，殷商的太子并非未来的天下共主，而是用来奖赏有功之臣的器物。

西岐骤失殷郊，犹如断了一臂，更何况商军中还有一个非人非鬼的崇应彪，战场上，寻常武器对他来说伤不到他分毫。

殷郊本有机会生擒姬发，紧要关头他却犹豫了，任由哪吒救走姬发，甚至为姬发挡下崇应彪射来的冷箭。

憎孽阴气形成的箭矢没入肉体，导致殷郊自己被冻得脸色发青，假使崇应彪不为他拔出阴气，三日内憎孽之气就会完全腐坏殷郊的脏腑。

刚下战场，身上还弥漫尘土和血腥味，崇应彪恼恨瞪着殷郊，后者正被巫医团团围住。由于殷郊体温太低，普通人的手一碰就会结冰，巫医束手无策，只能徒劳喊着“太子殿下。”

崇应彪感到十分烦躁，上前推开巫医，抓住殷郊的手把人扯进军帐里。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杀姬发！”他狠狠咬着牙拔出阴气，差点一把掐死殷郊。身体轮廓跳

动，黑雾四散，遍布身躯的阴毒铭文逐渐爬上英俊的脸，勉强维持人形不灭。突然，他眯起眼，想到一种可能性。

莫非鬼灵天骨失效了？

崇应彪凑近殷郊的脸仔细看，心下否定，殷郊还是一副木然的模样。

哼，成了神魂受控的偶人也不会伤害姬发吗。

崇应彪嘴里苦涩，冷冷扫了殷郊一眼，不曾注意到自己脖子上鬼侯剑割喉留下的伤痕不知何时崩裂开，正湍湍往外流黑血。

他就算注意到也不会在意，反正不会死，他早就死了，死得透透的。

看到崇应彪脖子上深可见骨的伤口，殷郊不禁伸手轻轻触碰了一下，崇应彪立即握住他的手，用带着嘲讽与戏谑的语气道：“怎么，刚心疼完姬发，终于舍得来心疼我了？”

殷郊抬头看着他，眼中充满了茫然。

没有殷寿的命令，殷郊就只是一具能上战场、会吃饭、会睡觉的人偶。

他不会回应崇应彪的话，除了碰了碰崇应彪的伤口外，再无任何反应。

崇应彪紧紧捏住他的手腕，力道之大以至于能听见腕骨在掌下哀鸣，但殷郊只是皱了皱眉，连挣扎都没有。

这样的人，竟然会下意识地去保护姬发，着实令人惊讶。

可你对我就如此绝情，崇应彪悲哀地想。发狠将殷郊扯到自己怀中，捏开嘴唇啃上去。

尽管已经得到了，心中却感受不到任何快意。

他从殷郊口中抽出舌头，两人唇上连着暧昧的银线，看了殷郊一会儿，崇应彪开口道：“殷郊，你记得曾经答应过我什么？”

殷郊：“……”

等了许久得不到答案，崇应彪缓缓放开殷郊的手，退了一步，黑雾掀开帐帘，营中的军士只见到黑雾眨眼遁向远方，不知去向。

黑雾在一片山林中落地重新化为人形，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黑血滴滴答答落在雪地上，与天色一样暗。

此处不是硝烟四起的战场，不是朝歌，是他离家后再也未回来过的北地。

崇应彪低低笑出声，脖间涌出的黑血更多，有些甚至附着有焚身的黑炎。

往事纷至沓来。

他的手好小，伸过来时热腾腾，还肉嘟嘟的。崇应彪想起早八百年忘掉的小时候，殷郊是王室备受宠爱的小世子，刚刚比剑高点，裹在毛绒绒的暖裘里，随王妃一起来看望这群刚离家千里来到朝歌的质子们。

崇应彪那时就已经很不合群了，刚揍完嘲笑他是苦寒之地来的人，看谁都是仇敌。悲愤为何自己与孪生兄弟长相别无二致，被选为质子的人偏偏是他。

他仿佛与整个世间为敌，执拗地认为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乌云笼罩在他的头顶，艳阳的朝歌变得比北地最阴暗、最恶劣的地方还要寒冷。

“你瞅啥！”崇应彪恶声恶气吓唬道。

珠圆玉润的小世子皱起可爱的脸蛋，踟蹰了半晌，走上前来用柔软的小手擦拭崇应彪打架脏兮兮的脸。

“你不要哭哦，男子汉不能哭。”殷郊装成熟地摸摸他的头。

崇应彪粗鲁甩开殷郊的手，皱着鼻子差点破口大骂。放屁！小爷我哪里要哭了。呜，小世子的手好软，让他想起了之前养过的那只兔子。兔子的肚皮也这么柔软。

崇应彪抹了一下眼睛，仍然嘴硬道：“哼，我堂堂北地男儿，岂会轻易流泪。”他觉得自己酷到不行，谁知小世子关注的重点不在这。

“北地？好玩儿吗？我长这么大还没出过朝歌，连王宫都很少出……”说着，嘟嘴有些委屈。

原来是贪玩了。

崇应彪自认为比殷郊成熟，翘起鼻子得意洋洋吹嘘，“当然好玩了！那里有大片山林，獐子麋鹿数不胜数。”

“噢，还以为有多好玩，王家兽苑里也有许多奇珍异兽。”殷郊诚实地表示崇应彪讲得好无聊，既然崇应彪没哭，他也该走了。

“喂，别走。”崇应彪眼明手快一把抓住殷郊，小世子回过头，一脸疑惑看他。崇应彪犹豫了一下，说出一个他认为是只属于自己秘密的秘密。

“夜里北地山林的天空星河密布，我伸手就能摘到星星。”

殷郊果真来了兴趣，“真的？那不就是祖父的摘星阁了？”可是摘星阁虽然名为“摘星”，实际上只是离天幕近了些，根本摘不到星星。

“真的，那里每到夜晚天上都会有流星坠落。”崇应彪肯定地点头，看见自己紧紧拉住殷郊的手，忽然想到什么，脸一下红到脖子根。

“等我能回家了，就带你去看，你……去不去？”说到后面，声音罕见小了点。

殷郊可不会轻易拒绝别人，何况他在王宫待久了，时时刻刻都想溜出去，当即点头答应。

“好。”

质子们初来乍到彼此都不熟，但身为四大伯侯的儿子，身份地位与旁不同，跟主帅的儿子殷郊关系自然更亲近些。

崇应彪那时跟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因为道不同而渐行渐远，天天掰着指头算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北地，他要带殷郊回去，一起躺在雪地里看星星。

然后八年，他成了崇家遗忘的那个人，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北地，时间久得以为自己就算没有死在战场上，也会死在朝歌。

至于小孩之间的约定，隔得老远，他瞥了眼亲密攀在一起哥俩好的姬发和殷郊。

嘁，谁在乎。

反正他不在乎。

完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